

蔡英/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雪域

XUEYU



雪域

◆ 蔡英/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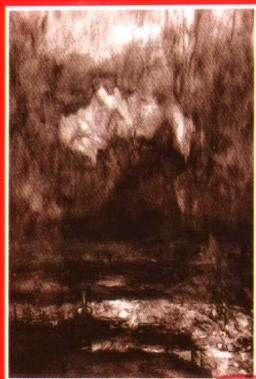
雪域/蔡英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8. 11

ISBN 7-5008-2047-X

I. 雪… II. 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747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400 千字
印张:	18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3.50 元



蔡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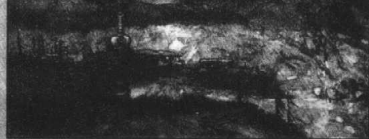
雪 域

内 容 介 绍

什么是无形的富有？西藏高原浩荡着巨大的奥秘。什么是有形的喧哗？迷茫、求索、幻感、劫难、忧患……巨蕴着古老文化的佛界净土，竟然也伏藏难以索解的律动。男主人公来自中央民族学院，历尽风险而九死不屈的命运，从此始于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风雪。牧羊、避难、邂逅、远行、探寻，曲曲折折、跌跌宕宕。他与一位纯真美丽的藏女相爱了，恋得悲壮而灿烂，直至痴情的极致。任凭天灾人祸，万千苍凉，人与民俗、风情、自然乃至超自然，构成了难穷其极的一派风光，俱在其中。

作者精通藏语，曾在西藏生活十七年，足迹遍布山山水水，深谙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自然和风情，因此，一种生动、丰富、隽永的原生美跃然纸上，读来令人心驰神往而又九曲回肠。

雪域



亲爱的读者：

西藏——深邃渺远而又伏满谜底的雪域高原。

你将一览其中的境界和神秘，目不暇接。你将领略依然在隆升的高原有着怎样的风情、律动、苍凉和惊雷奔鸣。这里，也有着灵肉相离，人兽莫辨，恨爱错乱。这里，爱情更是生命的默契、灵魂的相依、古老而年轻的圣洁，读来似有一种只能感知而难以触及的魅力弥漫开来，不断地净化你的灵魂。这里，天地恢宏，雄风古野，凡人间所有的高尚、卑劣、冷漠、哀怨、孤独、苦难、悲壮与美丽，经过作者的筛选、剥离、取舍、升华，亲切、平易而又斑斓。朋友，读下去吧，置身在自然、生命及至语言的本原本色中，一如亲临其境，难禁心驰神往。藏歌又在悠悠升起，唱入苍茫。

—— 编者

雪域



内容简介

什么是无形的富有？青藏高原浩瀚着巨大的奥秘。什么是有形的喧哗？迷茫、求索、幻惑、劫难、忧患……巨蕴着古老文化的佛界净土，竟然也伏满难以索解的律动。男主人公来自中央民族学院，历尽风险而九死不悔的命运，从此始于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风雪。牧羊、避难、遣返、远行、探寻，曲曲折折、跌跌宕宕。他与一位纯真美丽的藏女相爱了，恋得悲壮而灿烂，直至痴情的极致，任凭天灾人祸，万千苍凉。人与民俗、风情、自然乃至超自然，构成了难穷其极的一派风光，俱在其中。

作者精通藏语，曾在西藏生活十七年，足迹遍布山山水水，深谙藏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自然和风情，因此，一种生动、丰富、隽永的原生美跃然纸上，读来令人心驰神往而又九曲回肠。

作者简介

蔡英，男，1941年3月生于北京通县，196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专业。进藏后，先在林芝地区某部队农场锻炼，接受工农兵再教育，1970年分配到工布江达县工作，任县委、县政府办公室主任。1982年初调回内地，在河北省工商局任商标广告处副处长、处长，兼任省广告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现任河北省广告审查办公室主任。高级经济师。

蔡英同志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曾撰写和主编过300余万字的《企业商标工作指南》、《河北省注册商标图册》（第一、二册）和《工商企业名录》等，本书是其长篇小说处女作。



BCH79/06

目 录

第一章	奇遇	1
第二章	出逃	13
第三章	苏醒	31
第四章	思念	46
第五章	身世	67
第六章	夜斗	86
第七章	情谊	105
第八章	碰撞	136
第九章	放牧	162
第十章	宝马	182
第十一章	鬼影	206
第十二章	史诗	236
第十三章	婚礼	248
第十四章	智取	265

目
录长
篇
小
说

第十五章	喜讯	294
第十六章	冲突	312
第十七章	远征	331
第十八章	水文	351
第十九章	交换	376
第二十章	送葬	397
第二十一章	押返	420
第二十二章	寻夫	439
第二十三章	潜回	465
第二十四章	雪莲	491
第二十五章	铜佛	513
第二十六章	长河	537
尾 声		558
后 记		560

第一章

奇 遇

1

青藏高原的天气说变就变。

昨天还是万里无云，蔚蓝的晴空中高悬的太阳格外耀眼，像一只无比巨大的火球散发出热气，照得人们身上暖洋洋的。山坡和草地上的积雪融化了，水珠从树枝上不紧不慢地滴落下来，枯叶湿润了，水汽升腾起来，散发出牧场特有的带有牛羊粪和牧草气味的潮气。蓝天下洁白晶莹的雪山更加壮美，澄澈透亮的河水欢快地流淌着。在高原漫长的冬季很少出来活动的各种野兽，也开始从洞穴中钻出来觅食了。但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突然从唐古拉山西北方向刮来一股强劲的冷风，紧跟着乌云席卷而来，瞬间遮盖了一切，狂风怒吼，飞沙走石，雪山、草原、牧场、森林和平川大地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撕扯和吞食着万物，一团团冰雪翻滚着冲击着一切。碗口粗的桦树被狂风拦腰折断，断裂处裸露出吓人的白茬。折断的树冠被狂风抛向空中，转眼之间就无影无踪了。高原大地在颤抖，在呻

吟，寒冷、恐怖、阴森、神秘，就连那刚刚得到一些春的信息出洞活动的狗熊和马熊，面对这突然而来的鬼天气，也惊慌失措得跌跌撞撞地爬上高山，重新钻进熊洞，浑身发抖地躲避着这场灾难。

一夜狂风暴雪，在这堪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从唐古拉山到雅鲁藏布江畔，从阿里地区的茫茫戈壁到一望无际的康巴草原，广袤的大地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了，银装素裹，分外妖娆。但在这美丽的诗一般美好的外衣下，是无奈的和无法抗拒的寒冷和凄凉。在农区，人们紧闭上门窗，围在火膛边，用熊熊燃烧的柴火驱赶着刺骨的严寒。在牧区，牧民们忧心如焚地躲在破旧的帐篷里，一边往火盆里加着干牛粪，一边眼泪汪汪地望着帐篷外在一尺多厚的雪地上挤成一堆的牦牛和羊群。经历过无数次大小磨难的老人们，跪在硬得像石板一样的雪地上，从早到晚摇着转经筒，嘴里念念有词，无限虔诚地顶礼叩拜，祈祷佛爷保佑，菩萨开恩，老天睁开眼睛，快来普救众生……

凶神恶煞般的狂风暴雪扑打了一夜，现在，它的淫威减弱了。天亮以后，风小了，大团大团的暴雪变成了坚硬的细小的雪粒，从那灰蒙蒙的天空里一阵紧一阵慢地落下来。此时此刻，连鬼神和虎豹豺狼都不敢外出游荡的险恶天气里，次仁拉姆^①却骑着一匹黑色的四岁儿马，心急火燎地从区供销社往多其牧场急驰。

上一次到区供销社看望阿加^②次仁卓戈，顺便带回一些生活日用品，是过藏历年前。两个多月过去了，砖茶用完了，干

① 次仁拉姆：藏语，人名，长命仙女的意思。

② 阿加：藏语，姐姐的意思。

辣椒也吃光了。昨天风和日丽，阿依^①央金早早起来，打好了浓浓的酥油茶，抓好了一大碗放了酥油和白糖的糌粑，等次仁拉姆把十多头牦牛和七八只绵羊放出栏赶到山坡上回来，让她饱饱地吃了饭，催着她上路了。当太阳刚刚露出东面的雪山顶，次仁拉姆记着阿依央金“快去快回，路上小心”的叮嘱，带着给阿加次仁卓戈的酥油和奶渣，已经跑出了山口，下山去了。

区供销社在区政府所在地，次仁拉姆在太阳照在头顶上的时候就赶到了。区供销社的售货员次仁卓戈和次仁拉姆是亲姐妹。姐姐和区里的干部强巴结婚以后，才从牧场搬到区里，当了供销社的职工。对妹妹的到来，次仁卓戈很高兴。她忙完了供销社的活，就拉着次仁拉姆回到屋里吃饭。饭是现成的，很简单，一壶清茶，几只白面饼，一盘次仁卓戈自己泡的四川风味的泡菜。也许是饿了，也许是在牧场很难吃到的又酸又脆的泡萝卜条和卷心菜大开了胃口，次仁拉姆吃得又香又快，次仁卓戈在一旁见了，笑着说：“慢点吃，泡菜还有呢。”

“阿加，烧一锅新茶吧，我带酥油来啦。”次仁拉姆说着，从牛皮口袋里往外掏酥油和奶渣。

次仁卓戈一边支锅倒水放茶叶一边说：“小馋猫，一顿饭不喝酥油茶就受不了啦。在区里，干部职工每人一个月只供应一斤酥油，打五六次茶就吃完了。”

“酥油茶你尽管喝，酥油不够我给你送。”次仁拉姆说。

“还是牧场好。”

“谁让你嫁给干部呢！”

“你也出来结婚吧，找个干部。”

“我才不呢，出来又没有酥油茶喝。再说，都离开牧场，

① 阿依：藏语，奶奶的意思。

阿依谁管呀。”

“把阿依接出来住就行了。”

“我不，我留在牧场好。”

“我知道，你是离不开土登。”

“阿加，你瞎说什么呀，土登是土登，我是我，别往一块扯。”

“你好，你愿留在牧场就留，不过，你以后嫁不出去了可别来找我。”次仁卓戈假装生气地说。

姐妹俩说笑了一会儿，次仁拉姆环顾了一下房间，问：“强巴拉^①不在家？”

“他到县里去了。”次仁卓戈往门外看了看，空荡荡的区政府大院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坐在次仁拉姆旁边的卡垫上，悄悄地说：“县里现在可热闹了，抓了好多人，开了几次批判会了，说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

“毛主席、共产党是我们藏族人民的大救星，大恩人，谁敢反对？”次仁拉姆瞪着一对大眼睛，吃惊地问道。

“我也是这么想呀。可是县里的奔波^②啦都被打倒了。我前几天到县里提货，县里正开大会，造反派、红卫兵把县委马书记和罗布见村县长都拉到台上去斗，斗了好多人，有的还挨了打。不知道怎么回事，县里一下子冒出几个革命造反派组织，都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几天县里来了通知，叫区里的人都到县里参加革命大批判，说是要打倒一批人呢。强巴他们走了三天了，还没有回来。”次仁卓戈轻声地把她知道的事情慢慢向次仁拉姆诉说

① 啦：藏语，在称呼的后面加啦，表示尊敬。

② 奔波：藏语，首长，官员的意思。

了一遍。

次仁拉姆越听越吃惊，越听越紧张，也越听越糊涂。这个生在草原，长在牧场，整天同牛羊作伴的牧民的女儿，哪里会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在她那二十多岁纯净的心灵里，在她那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里，世界是真的善的美的，人们是相亲相爱的，只有那残害和偷吃牛羊马匹的豺狼和以前的三大领主才是可憎可恨的。

直到附近的村民来买火柴和砖茶把次仁卓戈叫走，次仁拉姆才从这么多想都不敢想的消息中猛醒过来。她发现屋子里暗了下来，已经很晚了，就急急忙忙地把姐姐给她准备好的茶叶、白糖、干辣椒和碱面等物品往牛皮口袋里装。她出去牵马，路过供销社门口时，对里面的次仁卓戈说：“阿加，我回去了。”

“多其牧场很远，你今天不要走了！”次仁卓戈出来，看了看天，太阳快要落山了，而且西北方向的天空有大片黑云向这边急速地飘过来。“你看，要变天了！”

次仁拉姆原想办完事就回去。她实在放心不下阿依央金，奶奶老了，还有病，自己不赶回去，牛羊怎么办？再说，自己不按时回去，阿依央金会整夜在帐篷外张望等候的，万一夜里来了狼群……

“阿加，我要回去，不然阿依要急坏的。”说着，次仁拉姆就要去牵马。

起风了，风很凉，有一股寒气。

“你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走。明天早点上路，中午就能到牧场。”次仁卓戈说着，把次仁拉姆的黑马牵进了马棚。槽里有草料，黑马闻了闻，开始欢快地吃起来了。

次仁拉姆无可奈何地仰望着西北方向越来越黑的天空，

眼里闪着焦急的泪光。冷风越刮越大，黑云翻滚着压了过来。

次仁拉姆一夜没有合眼。狂风掀起房顶上的木板，压木板的大石块掉落到地上，发出很响的声音。冰雪从屋顶的木板隙中飘下来，很快融化了，打湿了头发和羊毛藏被。关在马棚里的黑马，恐惧地嘶叫着，前蹄不停地刨着冻土。次仁拉姆再也躺不住了，她披上光板老羊皮袄，往火盆里加了几块木炭，吹旺了，听着屋外凄厉的风声，一直坐到天亮。

2

从海拔三千六百多米的区政府所在地到海拔四千二百多米的多其冬季牧场，中间要翻越几座山岗。次仁拉姆骑着她那匹心爱的小黑马，沿着曲折不平的山路奔驰而来。一切都被大雪掩埋了，既分不清东南西北，也辨别不出哪里是山路，哪里有沟坎，哪里是石头和横倒在雪下的断木。雪粒扑打在脸上很痛。奔跑在回牧场的路上，小黑马显得十分精神和亢奋，不用抽打，也不用催赶，像理解主人的心情，甩开四蹄，一个劲地向前奔跑。有好几次，马蹄突然踏在积雪下面的冰层上，向前滑出老远，四肢一下子跪在雪地上，险些把次仁拉姆摔下马来。次仁拉姆紧紧抓牢马缰，上山下坡，身体前倾后仰，灵巧地保持着平衡。她高超的骑术，就是马戏团的演员，也很难相比。

穿过一片桦树林，前面就是高大的青柞林了。冻缩在青柞树上的一群山鸡，受到马匹奔跑的惊吓，扑扇着不灵活的翅膀，向远处飞去。由于空气的振动，树上的积雪和冰凌飞落下来，纷纷掉在次仁拉姆的身上和头上。青柞林的前面是一座山岗。小黑马奔跑了几个钟头，脖子上汗水淋淋，一串串汗水

顺着油亮的皮毛滴在雪地上。爬坡很费力，它鼻孔中喷出的热气凝成一片白雾。它低头挺进，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四蹄有力地蹬着路面，积雪向后飞掠，腿上的肌肉像小兔一样在闪亮的毛皮下面跳动着。小黑马奋力爬上了山岗，可能是嗅到了草原牧场的气味，它左右猛摆了几下头，把头上和脖子上的汗水甩掉，长嘶一声，兴奋地向前猛跑起来。

在马背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后，次仁拉姆的额头上也沁出了一层细碎的汗珠。风雪虽然已经停了，但空气是干冷和冰凉的。阳光照在雪原上，反光刺得她睁不开眼睛。她解下墨绿色的头巾，擦掉脸上的汗水，又重新包在头上。“阿依一定很着急的。”她想，“帐篷被大风刮坏了吗？牦牛和绵羊回栏了吗？这么大的风雪，牛羊吃什么？会不会饿死……”

在次仁拉姆想着心事的时候，小黑马猛然停住了，惊恐地嘶叫着，高高抬起了前腿，马身直立起来，把次仁拉姆重重地摔在雪地上，还没等她清醒过来，小黑马急速地转过身去，撒开四蹄，向来的路上没命地逃去。

次仁拉姆爬起来，马上意识到可能遇到了狼群或狗熊了。她不由地打了个冷战，心一下子收紧了。她知道，在这种恶劣的天气里，雪原上荒无人烟，一个人遇到饥饿的狼群或狗熊，只有死路一条，很快就会被野兽撕成碎块，成为它们的美餐。她恐惧地环顾着四周，想尽快发现目标。同时，她下意识地拔出挂在腰带上的藏刀，做好了拼死的准备。

周围地势开阔，视野较广，雪地也很平整，没有发现野兽的蹄印。次仁拉姆紧张地仔细察看着，身体在原地转了两圈，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她心里嘀咕着：“没有情况，小黑马绝不会这样惊慌失措呀？”她把目光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地认真寻找着。当她收回目光时，猛地发现几步远的雪堆下好像埋着

一个人。她吓得得倒退几步，“谁冻死在这里了，这几天，牧场里没有人外出呀？”次仁拉姆想，先不管是谁，看看是死是活再说吧。她试探着小心翼翼地 toward 雪堆挪动脚步，弯下腰扫掉那人身上的积雪，露出了一个男人的身躯。只见雪地上的人光着头，头发蓬乱，冻结在一起像只冰帽，面色灰白，双眼紧闭、四肢僵硬扭曲，衣衫褴褛，穿着一件破旧的绿军装棉衣，只有从鼻孔里呼出的游丝般的微弱气息，使人觉得他还活着。

“加日^①！”次仁拉姆看清以后惊呼道。

雪堆埋着的确实是一个汉族青年。他已经昏迷多时了。这个神秘汉人的出现，使次仁拉姆又惊又怕。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雪路上怎么办？她望望四周，四周见不到一个人影。

“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是干什么的，眼下救活他要紧。”次仁拉姆下了决心。她直起腰，把小指放进嘴里，吹了一声尖尖的长长的口哨。小黑马听到主人的召唤，踏着积雪，哒哒哒地跑了回来，站在次仁拉姆的身边，两只圆眼警惕地瞪着地上躺着的人。

次仁拉姆跪在雪地上，非常吃力地抱起那个毫无知觉的青年人，又把他扛到肩上，然后扶住一条马腿，费力地站起来，把他横放在马背上。她解下头巾，包在了青年人的头上。

次仁拉姆牵着马，一步一个深深的雪窝，艰难地向牧场走去。

3

当暴风雪来临的时候，阿依央金佝偻着身子，刚刚把牛羊赶回栏里。她眯着昏花的双眼，望着从雪山后面翻滚过来的乌

① 加日：藏语，汉人的意思。